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Kodak LICENSED PRODUCT



瘟疫論標註

乾

| |
|-----|
| ヤ 9 |
| 887 |
| 1 |



ヤ9
887
1-2

享和癸亥春發行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瘟疫論標註

京都書林

文徵堂
尚書堂 同梓



醒醫六書瘟疫論引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
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
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
自大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
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
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瘟疫證
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
寒及其臨證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

瘟疫論 引

屠龍莊子列
御寇篇
指鹿為馬史
記秦二世本

門
卷
837
1

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

按或謂云々
印王安道源
泗象張仲景
傷寒立法考

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

瘟疫論
引

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効醫者徬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也吁千載以來何生

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焉昔

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澹澹齋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very faint text.

醒醫六書瘟疫論上卷目錄

原病間氣發熱 瘟疫初起

傳變不常 昏沉昏厥 急證急攻

表裏分傳 熱邪散漫 創忌吐瀉

內壅不汗 下後脈浮

下後脈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反數

因證數攻 病愈結存 邪氣

下隔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畜血

發黃

邪在胸膈

辨明傷寒時疫

發斑戰汗合論

戰汗

自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亡陰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奪液無汗

補瀉兼施

藥煩

停藥

虛煩似狂

神虛譫語

奪氣不語

老少異治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補劑論

妄投寒涼劑論

大便

小便

前後虛實

脈厥

脈證不應

體厥

乘除

瘟疫論上卷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以為云々
印備案例

瘟疫論上卷

具區吳有性又可甫著

天都黃晟曉峯校刊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太寒
 夏應熱而反太涼秋應涼而反太熱冬應寒而反太
 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為疫余論則不然
 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
 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

素問舉痛論
寒氣客於俠
脊之脉則深
橫連膜原即
靈樞威靈篇
素問瘧論語

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半表

昔有三人云
今載本草酒
系發明元出
博物志

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即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之來厲不論強弱

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通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

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出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

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稟惡寒既而發熱入井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有流或協熱下痢或嘔吐惡心譫語唇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畧詳見脉證治法諸條

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一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夾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爲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

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 一錢

草薹仁 五分

知母 一錢

芍藥 一錢

黃芩 一錢

甘草 五分

檳榔 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薹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

是以為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之藥也。凡疫邪游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乾葛一錢。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

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太畧而已不可
執滯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
無數脈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
解如不能汗乃邪氣蟠踞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
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
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塞或將湯火
熯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
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
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而從內

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
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
未表此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為邪
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即潰而離膜
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
淹攝攝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
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
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
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

攝々張氏臣
通作攝々

瘟疫初起

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傳變不常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用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

此則傳變不常亦疫之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即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痞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即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矢此一二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

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二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檳榔 草菓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服。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 一兩

知母 五錢

甘州 五錢

炒米 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蟠踞於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

細小又認陽證得陰脉妄言不治醫見脉微欲絕
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為穩當愈投愈危
至死無悔此當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
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
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
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
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

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
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
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
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
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
能汗解

下後脉浮

裏證下後脉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
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

重福邪客篇
其病新發者
覆杯則臥汗
出則已矣久
者三飲而已
也

症候論

下後脈復沉

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脈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
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盃則汗解下後脈浮而數原
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
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
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涼
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
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脈復沉

裏證脈沉而數下後脈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

二三日脈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
更下後脈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
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
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
下之即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

蓋交論上卷

邪氣復聚下後身復熱

痘疹論

下後脉反數

十一

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自息。此與下後脉反數義同。若瘟疫發膜原當日漸加熱胃尚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日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下後脉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壅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去爐滅被脉大而

當作

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月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脉證方退所以凡下

瘟疫論上卷

因證數攻

三

嬰子壕同土
偶人也

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
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證反致擔閣但其中有間日
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一日間一日
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
角地黄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
其不能得法亦足以悞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
斟酌

朱海疇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
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

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
兩餘不効更無他策准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
一診余診得脉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
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込口漸
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
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
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
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
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而已姑

因證數攻

存案以備參酌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脉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膨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札記經解云
身曰君子慎
始差若毫釐
以千里

瘟疫愈後脉證俱平大便二三日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為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設誤認番胃乃與牛黃狗寶及誤作寒氣與藿香丁香二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頓下宿結及溏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驟補若少與參芪則下焦復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證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按二者大便俱閉脉靜身涼一

瘟疫論上卷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右

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

掣肘詳見家語扁鵲解

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但要諒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大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証見下無結糞以為下之早或以為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為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

史記項羽本紀此所謂養見自遺患也

瘟疫論上卷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左

不結者。但得穢惡一モ去。邪毒從此而消。脉證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為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為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為本熱為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

嚴氏濟生方論曰。今之所論痢疾者。即古方所謂滯下是也。芍藥湯方出于戰汗條。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為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為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鬱而為積。若去積以為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或問脉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為結也。

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為千古之弊。

大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芒硝 三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 五錢

芒硝 二錢五分

甘草 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更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結臭惡物。得芒硝則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

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為細末。蜜丸湯下。

畜血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盡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為熱。搏留於經絡。改為紫血。溢於腸胃。腐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笑加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波及左傳字

發黃一證。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為黃。熱更不泄。搏血為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于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因隨滅。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便為畜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湯調之。至夜發熱。亦有癰瘡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並未可下。宜審。

大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湯方

生地黃 一兩 白芍 三錢 丹皮 二錢

犀角 二錢 鈎碎

右先將地黃溫水潤透。銅刀切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煎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府。熱結膀胱。其人如

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胸臆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 五錢

蟅虫 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仁 五錢研如泥

水蛭 炙乾為末五分

照常煎服

據目錄宜補填發黃二字

為題發黃痘云々十字宜連下行按次行宜補茵陳湯方四字

發黃痘是府病非經病也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

其傳為痘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 一錢

山梔 一錢

大黃 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為治痘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為標小便不利為本及論小

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
便不利為標。胃實為本。是以大黃為專功。山梔次
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
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
小便間亦難利。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
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感矣。夫傷寒時疫。既以傳裏。
皆熱病也。燻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
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冰炭。豈容並處耶。

多岐亡羊列
子記符

既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古方有三承
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證施治。方為
盡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
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
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 一錢
赤小豆 二錢 研碎

生山梔仁 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此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辨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當

子言云々見
吳氏自序

釋碌与力音
通後世醫書
勞力多作勞
碌

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脉浮而數脉緊無汗為傷寒脉緩有汗為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因而發者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即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

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
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
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
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
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
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
表為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為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
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
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夫傷寒

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
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
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榮衛
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
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
出而疾不瘳然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
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
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
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即

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著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無異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疎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戰汗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即脉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纔覺發熱下之即解。疫邪表裏分傳裏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瘟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脉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可苛求

邪當作佛

其汗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復忽痊者必死痊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後越一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芍藥湯方

白芍藥 一錢

當歸 一錢

檳榔 二錢

厚朴 一錢

甘草 七分

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檳榔煎服

自汗

自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瀆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若裏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

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理則一若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實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裏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證自汗詳見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為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亾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

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即汗此表裏虛怯宜
人參養榮湯倍黃芪

盜汗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
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衛氣行於陽
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
於內行於陰不能衛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
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時疫愈後脉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

屬表虛宜黃芪湯

柴胡湯

柴胡 三錢

黃芩 一錢

陳皮 一錢

甘草 一錢

生薑 一錢

大棗 二枚

古方用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
加半夏

黃芪湯

黃芪 三錢

五味子 五分

當歸 一錢

白朮 一錢

甘草 五分

痘疹論 卷一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無有
不止者然屬實者常多屬虛者常少邪氣盛為實
正氣奪為虛虛實之分在乎有熱無熱有熱為實
無熱為虛若顛倒誤用未免實實虛虛之誤臨證
當慎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瀆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
沖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
汗淋漓狂躁頓止脉靜身涼霍然而愈

發斑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能發斑斑出為毒邪外
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證少與承氣緩
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
舉斑湯 托裏舉斑湯方

白芍藥

當歸 各一錢

升麻 五分

白芷 七分

柴胡 七分

川山甲

一錢炙黃
為粗末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反加循
衣模牀撮空理線脉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

發斑 數下凶陰

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斑者，設有下證，少與承氣，須從緩下。

數下，亡陰。

下證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如澁，舌反枯乾，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緣其所稟陽臟素多，火而陰虧，今重亡津液，宜清燥養榮湯。設熱渴未除，裏證仍在，宜承氣養榮湯。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

秘傳玉衡有
流火流痰疥
癩醫大金凡
腫上或頭面
紅赤腫熱流
散無定以城
水掃上旋起
白霜者此流
火也

陰血每為熱搏，暴解之後，餘焰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朮。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日下淹纏，日後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為害也。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為第一。

清燥養榮湯

瘟疫論上卷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完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地黃汁 陳皮 甘草

加燈心煎服。表有餘熱。宜柴胡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裏證未盡。宜承氣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朴

水薑煎服。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瓜貝養榮湯。

瓜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瓜婁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水薑煎服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證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挾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効即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爲無裏證也夫裏證者不特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證氣鬱血鬱火鬱濕鬱痰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證投之卽脹者蓋以實填實也

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卽投入參因而脹醫者病者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佳處然不爲禍便爲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塞下後雖通餘

邪尙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證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入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卽加變證蓋方下之後乘其胃家空濶虛則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恣意投之則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證愈增矣良由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効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或數下。膜原尚有餘結。未盡傳胃。邪熱與衛氣相併。故熱不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劑調理。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煎服。

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

也。以其人或因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養榮湯。

參附養榮湯

當歸 一錢

白芍 一錢

生地 三錢

人參 一錢

附子 炮七分

乾薑 炒一錢

照常煎服。果如前証。一服痞當如失。倘有下證。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者有

下證下後痞即減者為實一者表雖微熱脉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為虛若潮熱口渴脉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下後反嘔

疫邪留於心胸胃口熱甚皆令嘔不止下之嘔當去今反嘔者此屬胃氣虛寒少進粥飲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湯一服嘔立止穀食漸加

半夏藿香湯

半夏 一錢五分

真藿香 一錢

乾薑 炒 一錢

白茯苓 一錢

廣陳皮 一錢

白朮 炒 一錢

甘草 五分

水薑煎服有前後下證首尾兩變者有患時疫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證也下之諸證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脹除熱退渴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毒去而諸證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即止奪液無汗

瘟疫下後脉沉下證未除再下之下後脉浮者法當

奪液無汗

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預亡津液也。時疫得下證日久失下逐日下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致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者誤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邀予診視乃熱結傍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敗醬狀如粘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清燥湯一劑尿尚沉再下之脈始浮下證減去肌表僅存微熱此應汗解雖不得汗然裏邪先盡中氣和平所以飲食漸進半月後忽作戰汗表邪方解蓋因下利日久表裏枯

燥之極飲食半月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今以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補瀉兼施

證本應下既聞失治或為緩藥羈遲火毒壅閉耗氣搏血精神迫盡邪火獨存以致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筋傷肉爛支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皆緣應下失下之咎邪熱一毫未除元神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

靈樞官衛生會篇岐伯曰皆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無

補瀉兼施

則幾微之氣不勝其攻。攻不可補，不可補，瀉不及，兩無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此證下亦死，不下亦死，與其坐以待斃，莫如含藥而亾，或有回生於萬

黃龍湯方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人參

地黃

當歸

照常煎服

按前證實為庸醫耽閣，及今投劑，補瀉不及，然太

虛不補，虛何由以回？太實不瀉，邪何由以去？勉用生地以回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證，純用承氣，下證稍減，神思稍甦，續得支體振戰，怔忡驚悸，心內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反厥，眩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證，此皆大虛之候，將危之證也。急用人參養榮湯，虛候少退，速可屏去，蓋傷寒瘟疫俱係客邪，為火熱燥證，人參固為益元氣之神品，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之弊，當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參養榮湯

人參

麥門冬

遼五味

地黃

當歸

白芍藥

知母

陳皮

甘草

照常前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籍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

也。

藥煩

應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髮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此中氣素虧不能勝藥名為藥煩凡遇此證急投薑湯即已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則無此狀矣更宜勻兩次服以防嘔吐不納三次服亦不妨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

蓋及論上

藥煩 停藥

卷

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為停藥乃天元
幾絕太凶之兆也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
胃氣更有邪實病重劑輕亦令不行當審

虛煩似狂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定臥未穩則起坐纔著坐即
亂走纔抽身又欲臥無有寧刻或循衣摸牀撮空撚
指師至纔診脈將手縮去六脈不甚顯尺脈不至此
平時斷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
煩躁不寧固非狂證其危有甚于狂也法當大補然

有急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脈至煩躁少定此因邪氣
少退正氣暫復為陽少伸也不一時邪氣復聚前證
復起勿以前下得効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補
補不及者死此證表裏無大熱下證不備者庶幾可
生辟如城郭空虛雖殘寇而能直入戰不可守不可
其危可知

神虛譫語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譫語諸下證具而數
下之渴熱並減下證悉去五六日後譫語不止者不

可以為實。此邪氣去，元神未復，宜清燥養榮湯加辰砂一錢。鄭聲譫語，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不應兩立名色。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脉必反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証，表裏無大熱者，宜人參養榮湯補之，能食者自然虛回而

前証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峻補。

老少異治

三春旱草得雨，即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槁，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淳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何況誤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妄投破氣藥論

瘟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諸香燥破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上升者即降氣閉者即通無不立效今疫毒之氣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為客邪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

法非用小承氣弗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既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即膜原或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為痞滿燥實之證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則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既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餘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藉大黃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逐邪拔

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若純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妄投補劑論

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危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箇。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

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衛氣併。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日晡益甚。此與瘧瘧相類。瘧瘧熱短過時。如失明日。至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卽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且其時也。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此其誤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證。若

素問至真要
大論作熱病
所勝平以缺
捷徑府書原
藏用傳字面
後漢書張衡
傳捷徑即至

用太劑芩連栝栢專務清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
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
火成熟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為火熱智者必投
承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已若槩用寒涼何
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
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以為聖人之言必
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
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
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為良法

我不忍以投
步

按有等印有
一等之略語
詳有一等
知是之症也

由是凡遇熱證太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
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
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証
也况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清熱
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
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
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証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
凡遇此證每每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
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為寒藥

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旣不知病原。烏能以愈疾耶。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得効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勝。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證。醫者悞投溫補。轉補轉鬱。轉鬱轉熱。此以三分客熱。轉加七分本熱也。客熱者。因客邪所鬱。正分之熱也。此非黃連可愈。本熱者。因誤投溫補。正氣轉鬱。反致熱極。故續加

煩渴不眠。譫語等證。此非正分之熱。乃庸醫添造分外之熱也。因投黃連。於是煩渴不眠。譫語等證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卽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卽已。醫者不解。遂以爲黃連得効。他日藉此槩治客熱。則無効矣。又以昔効而今不効。疑其病原本重。非藥之不到也。執迷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氣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

雖誤治未必皆死。病勝元氣者，稍誤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邪本微，是以正氣有餘，足以勝病也。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為小逆。以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日設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熱結傷流，協熱下利，大便秘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裡，其証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間耳。

協熱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煩渴，一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其色但焦黃而已。此伏邪傳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泄瀉，子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為病愈。潮熱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氣湯以徹其餘邪，而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後，午後忽加煩渴，潮熱下泄仍如前證，此伏邪未盡，復轉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秘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為

結漸至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證悉去
熱結傷流者以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秘結續得
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
氣湯得結糞而利立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利純臭
水并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
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大腸膠閉者其人平素太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裡但
蒸作極臭之物如粘膠然至死不結愈蒸愈閉以致
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膠
一去下證自除霍然而愈

瘟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
也此下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則
為白積發於血分則為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
盡利止未止者宜芍藥湯方見前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證此是三陰不足以致
大腸虛燥此不可攻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
也覺穀道空悶宜作蜜箭導甚則宜六成湯
病愈後脈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

品字雙奔呼
明切極力肩
務謂之奔

大黃丸療熱病後出于外
 臺秘要第四卷溫病門方
 後條下
 按六者水成數即天一生之地六成之義
 七者火成數即天二生火地七成之義

此命門真陽不足宜七成湯 亦有雜證屬實者宜大黃丸下之立愈 此證萬中之一耳

六成湯方

當歸一錢五分 白芍藥 一錢 地黃 五錢

天門冬 一錢 肉苁蓉 三錢 麥門冬 一錢

照常煎服日後更燥者宜六味丸少減澤瀉

七成湯方

破故紙炒香搥碎三錢 熟附子 一錢 遼五味 八分

白茯苓 一錢 人參 一錢 甘草 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便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于於氣分小便膠滯

于於血分溺血畜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數膀胱不約

小便自遺膀胱熱結小便閉塞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

熱而無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

於熱也從胃家來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

漢書東方朔小
通駁上

氣乘勢擁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
數或白膏如馬遺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湯

猪苓湯方 邪干氣分者宜之

猪苓 二錢

澤瀉 一錢

滑石 五錢

甘草 八分

木通 一錢

車前 二錢

燈心煎服

桃仁湯方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 三錢研如泥

丹皮 一錢

當歸 一錢

赤芍 一錢

阿膠 二錢

滑石 五錢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調有畜血也

加大黃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

重而施治

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有先實後虛者宜
先瀉而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
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以血過多
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證時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
吐血或崩漏以致以血過多然後疫氣漸漸加重已

瘟疫論上卷

前後虛實

三

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者謂疎導之劑併承氣下藥
槩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
劑一二劑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
疫邪禍害隨至 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
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
宜補之虛回五六慎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
必竟加添虛證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虛證
誤用補劑貽害不淺

脈厥

辨脈法陽病
得陰脈者死

瘟疫得裏證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忽然六
脈如絲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
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脈今有此脈者皆緣應下失下
內結壅閉榮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末此脈厥也亦
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
脈愈不行醫見脈微欲絕以爲陽證得陰脈爲不治
委而棄之以此誤人甚衆若用人參生脈散等劑禍
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脈證不應

表證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脉不應裏證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脉不應陽證見陰脉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脉也再問平日無此脉乃脉厥也下後脉實亦有病愈者但得證減復有實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證相參以決安危爲善

張崑源室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歇至諸醫以爲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予

診視其脉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瀆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六脉短瀆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脉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脉與杏桔湯二劑嗽止脉調方知此婦凡病俱作此脉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脉證參考庶不失其大段方可定其吉凶也

體厥

脉證不應

體厥

吳

陽證脉陰身冷如水為體厥

施幼聲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濕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濇得涓滴則痛甚此下證悉備但通身肌表如水指中青黑六脉如絲尋之則有稍按則無醫者不究裏證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為陰證但手足厥逆若冷過於肘膝便是陰證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宜其為陰證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陰陽二證全在有力無力

陶節庵傷寒全生集一卷傷寒陰症身熱而赤認作陽症誤治論第十二

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宜其為陰證二也陰證而得陰脉之至有何說焉以內諸陽證竟置不問遂定附子理中湯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參表裏互較此陽證之最者下證悉具但嫌下之晚耳蓋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乃至脉微欲絕此脉厥也陽鬱則四肢厥逆况素稟肥盛尤易壅閉今亢陽已極以至通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羣龍無首之象證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聞一曰陰證一曰陽證天

群龍无首周易乾卦用九

地懸隔疑而不服更請一醫指言陰毒須炙丹田其
兄登延三醫續至皆言陰證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
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
之議陰證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躁頓加
乃嘆曰吾已矣藥之所誤也言未已更加躑躅逾時
乃卒嗟乎向以下謀生終以下謀死誤人還自誤可
為醫巫之鑒

算本添算曰
乘減算曰除

乘除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即瀉何有乘除設遇既虛且實

者補瀉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
其證而調之

吳江沈青來室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證歲二三
發吐後即已無有他證蓋不以為事也三月間病並
非舊證但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夫惡寒
不渴者乃感冒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
日舊證大發吐血勝常更加眩暈手振煩躁種種虛
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血以為
舊證復發不知其為疫也故以發熱認為陰虛頭疼

瘟疫論止卷

乘除

臣

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證。非吐血後所加之證也。諸醫議補。問余可否。余曰。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能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吐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莫不發。若吐後專補。補則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也。設用寒涼。尤誤。投補劑者。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効。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

填實。災害立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茯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證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効。均欲速進。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體不舒。終夜不寐。喜按摩。掇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證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虛。經絡枯澁。陽氣內陷。故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證。但

虛不任邪惟懊懣鬱昌眩暈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證咸去熱減去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餘之變證。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利藥宜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灣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為怯證。愈補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證世間從來罕有。今患怯證者皆是人參補藥釀成。近代參價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證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

瘟疫論上卷

東都

黑弘休伯芝甫

標註

